

文体分类学

钱仓水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文体分类学

(苏)新登字第003号

文 体 分 类 学

钱仓水 著

责任编辑 常烽岚

出版发行：江苏教育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165号，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淮海印刷厂
(淮阴市西大街68号，邮政编码：223002)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875 插页2 字数291,000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30册

ISBN 7—5343—1594—8

G·1402

定价：4.60元

江苏教育版图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创造性：构筑了一个文体分类的理论体系

——《文体分类学》序

吴调公

读了钱仓水同志新著《文体分类学》及书的后记《啃了一个死鱼头》，颇有所感，也颇有兴趣。虽说“分类学”之难啃和在不少人眼中都有怕啃之感，未必完全如仓水同志所说的“死鱼头”，然而在我这个着实为啃它花过一定时间，而且总算还写了一本《文学分类的基本知识》的人说来，确也不无道理。回想一下当年孜孜兀兀的劲头和甘苦，悠然缅忆之余，的确也和他有同好之雅：“始终舍不得丢掉它，咂着，吮着，抿着，居然还啃得津津有味……”不必多引了，在仓水同志的生花妙笔下展示出来的这一幅刻苦治学图景，已经够淋漓尽致了。从头到尾都围绕着啃了一个死鱼头而驰笔。你看这精神多么可佩！不计成败，不慕时流。为了充实文学学中的这一个薄弱环节，他是这样地锲而不舍，甘于攻坚，勤学勉思，数十年如一日，既不被困难吓倒，也决不因稍有所得就草草收场。

商量旧学，培养新知，吐纳百家，大而能化。应该说他已经绝对不是啃那个死鱼头，而是能做出像上海嘉定县淀山湖独步一时的佳肴——丰丰美美的“鱼餐”。

仓水同志擅长治文章，在文学各类之“鱼”方面确是一位有长期实践的“庖丁”。他的这本《文体分类学》我读了后，说不

出地感到“津津有味”，并非偏好，而确是适应众人之口的“同嗜”。

最使我感到兴味的是什么呢？应该说是他为文体分类学开拓了一个新领域，建构起富有科学性的理论体系。过去分类学基本上都犯了一个毛病，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把“文章分类”和“文学分类”混同起来。明明是谈“文学分类”，应该是以文学作品为对象，可一会儿又集中论及非文学性的文章而流于广义。明明是谈“文章分类”，可无形中却又一味钻到了文学领域而流于狭义。就算能够把两者范围理清，但能够把握“分类学”整体，以“分类学”基本原则作为坐标系，以“文章分类”和“文学分类”作为参照系，综合文体种类的层次和侧面，建构成一个系统井然的网络体，从而勾画出现代文体分类的新体系，达到这样造诣的专著眼下似乎还不曾见过。

仓水同志之所以能对新体系的探求获得成就决不是偶然的。他不像过去从事文体研究的人（包括我在内），只是为分类而分类或者是就文体而谈文体，他首先是肯定“文体分类”是一个新兴的独立学科，有它的特定研究对象，有其文类区分的依据。特别是他把客观存在的“文体分类学”所包含的三大分支——文学文体分类学、应用文体分类学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边缘文体分类学，做了提纲挈领的阐述。原来这三种分类是犬牙交错，在过去一直是把人搞得晕头转向的。可现在，这总体学科和分支学科以及分支学科与分支学科相互间的统属关系、并列关系和交叉关系，一切都梳理得一清二楚了。请看第一章第一节中的图表，尽管看起来十分简单，但它是多么富于思维的深刻性，把长期以来多种多样的模糊认识一笔澄清了。新生的现代文体分类的庞大建构，就此有了可以凭依的坚实基石。

有了这方基石，分类学的主楼就可以顺利建立，而一切从属的建构问题也就都迎刃而解了。

谁能说这不是一个创造性的理论体系呢？

《文体分类学》的创造性不但是从理论体系中体现出来，更可贵的是它突出了“分类”的内在依据，即文体本身有其客观系统性。请看仓水同志首先是怎样论析系统性的第一种表现——层次的。过去人们论及层次时，往往是指出“类”下有“型”，“型”下更有所谓“亚型”等等。但《文体分类学》却不止是把文体分成若干层次，更能将“层次”的观点升华，提到“学科”这一个最高层次之上，画龙点睛地指出文体分类根本就是一个有层次的学科。单刀直入，具见观点之犀利。其次，在叙述另一种系统性交叉时，仓水同志更别有会心地指出文体分类的“交叉”实际也仍然是系统性问题。这一见解在别人看来也许觉得平淡无奇，不过，对于搞过分类学的我说来，确乎感到其论断的深辟。我不是不知道文体中有交叉地带。我也曾经一再论述过文体的相对性。然而，按照过去我的认识，既看不出交叉性归根到底是序列问题，更没有想起应该把文体分类的“层次”和“交叉”归入交错融合的“系统性”整体之中。我的见绌，仓水同志的高明，这就昭然若揭了。

《文体分类学》之所以富于创造性，还在于作者具有卓越的创造性的理论思维：不守故常，故能勇于开拓；旁搜博采，故能高瞻远瞩；掌握了先进的方法论，故能正确处理宏观与微观的内在关系。当然，作者的思维优势还不止于此。《文体分类学》中熠熠放光的还有一个更为显眼的特点，那就是作者治学的严谨扎实。他为建构新的文体分类体系真不知呕了多少心血。他和我谈到写作过程中的体验时，曾经打过这样一个比方，他说，写一篇单独的论文，犹如一个人在操场上踢球，大可随心驰骋，可他写这本《文体分类学》就不成，他简直成为一个教练，要指挥一班人踢球，要提高个人技术，要训练相互的默契配合，要研究战略战术，一环不慎，便有漏着。的确，写过专著的人大概都有与

此类似感受。在反复剖析每一部分材料的实质和推敲各个章节、观点相互间的关系从而融汇成有机整体而踌躇满志时，想想仓水同志的这一番体会吧，我想一定会引起你共鸣的。试问，如果仓水同志不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思维劳动，不经过一番深入的自我反思，《文体分类学》的新建构仅仅凭他的才华和灵感，就能轻轻巧巧地矗立起来吗？

创造性的成果，对仓水同志说来，正是积三十年之力辛勤耕耘、反复提炼的结晶。他的确可以说是文体分类学里手了。在《文体分类学》脱稿之前，他生平的主要精力几乎可以说是都倾注在文体分类学之上。他发表过大量有关“分类”研究的优秀论文，还写过一些文学类名考释性的文章，借用他自嘲的话说，他确实是“啃着一个死鱼头不放的人”。

现在，雄辩的事实表明，放在广大读者面前的绝不是什么啃过的死鱼头，而是一顿丰美美的、集诸种上品名鱼之大成而又经名手烹调出来的各色各样互不雷同的鱼飧佳味，真是多么快人朵颐的淀山湖鱼餐啊！尽管研究鱼的分类是脊椎动物家的天职，而无用我们过问，但作为“鱼餐”的精神产品之来之不易，却正出于仓水同志三十年来一直“啃着死鱼头”的那股坚韧毅力。

现在，文体分类的“鱼餐”即将开席，恭请诸公品尝！我愿以艺术良心保证它的美味！

目 次

创造性：构筑了一个文体分类的理论体系	吴调公
——《文体分类学》序	
引言 什么是文体分类学	1
第一章 文体分类学的对象和性质	13
第一节 文体分类学研究的是独立成篇文章的类聚区分	13
第二节 文体分类是一个多侧面的、有交叉、有层次 的序列系统	25
第三节 文体分类并不是区分它们的高低贵贱	36
第二章 文体分类学的范畴	41
第一节 文体释名学、辨体学、文体流变学	41
第二节 文体题材学、文体结构学、文体语言学、 文体风格学	55
第三章 文体分类学的意义	66
第一节 对于写作：“有时是诗人的先决问题”	66
第二节 对于评论：“文体是解释文学的锁钥”	73
第三节 对于其它：“适应多方面的需要”	78
第四章 文体分类的原则和方法	87
第一节 比较作品的异同	87

第二节 区分作品的类别	95
第三节 编排类别的系统	101
第五章 文体分类及其标准	108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及其标准	108
第二节 外国的文体分类及其标准	117
第三节 中国现代的文体辅助分类及其标准	123
第四节 中国现代的文体主体分类及其标准	129
第六章 文体分类的背反现象	145
第一节 交叉与渗透的背反现象是一股潮流	145
第二节 文学与邻近学科间的相互交叉与渗透	154
第三节 文学内部种类间的交叉与渗透	167
第七章 文体分类的历史发展	173
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学多分法的起伏变化	173
第二节 外国文学三分法的来龙去脉	184
第三节 中国现代文学四分法的约定俗成	193
第四节 文学分类嬗变的原因	200
第八章 诗歌的特征及其分类	206
第一节 以直接的方式表达来自生活的感情和想象	207
第二节 抒情诗和叙事诗	211
第三节 语言精炼并有鲜明的韵律和节奏	218
第四节 格律诗和自由诗	222
第九章 小说的特征及其分类	229
第一节 生活真实与艺术虚构的统一：和散文的区别	230
第二节 历史小说、社会小说和幻想小说	236
第三节 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的统一：和剧本的区别	246
第四节 叙述体小说和对话体小说	249
第五节 内容的生活化与语言的散文化的统一：和诗歌 的区别	255

第六节	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和微型小说	257
第十章	剧本的特征及其分类	267
第一节	矛盾冲突及悲剧、喜剧和正剧	268
第二节	时空的制约及多幕剧和独幕剧	282
第三节	台词及歌剧和话剧	291
第四节	题材处理及历史剧和故事剧	303
第十一章	散文的特征及其分类	313
第一节	真实性、边缘性、形象性	313
第二节	历史散文、报告文学、游记、科学小品、 杂文、论说文	320
第三节	抒情散文和叙事散文	341
第十二章	应用文的特征及其分类	351
第一节	实用性、客观性、模式性	351
第二节	基础分类	355
第三节	行业分类	360
第四节	模式分类	365
后记	——啃了一个死鱼头	368

引言 什么是文体分类学

文体分类已经有了二千多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文献，而文体分类独立成学却是晚近才为人倡导建立的，因此，开宗明义，先要说说什么是文体分类学。

体，原本指的是人的身体。许慎《说文解字》：体，总十二属也。段玉裁《注》：首之属有三，曰顶、面、颐；身之属三，曰肩、曰脊、曰尻；手之属三，曰肱、曰臂、曰手；足之属三，曰股、曰胫、曰足；体以十二者统之。这意思是，体为头颅、身躯和四肢各部位的总称。

由此，引出了许多比喻意义，例如物体、字体、政体等等，文体是其中较早的一个。此外，如体裁、体制、体式，一般也指的是文体。体，作为身体，那是人的内在形式（外在形式是衣帽、服饰等）的总称，可以与灵魂或思想相对而言；体，作为文章的形态，那是文章的内在形式（外在形式为纸张、墨迹等）的总称，可以与题材或内容相对而言；照此看，这个比喻义妥贴到了彼此相当的地步。

文体，无论古代或现代，都是一个运用广泛的多义概念。

它或指文章体裁。肖统《文选序》云：“凡次文之

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这里“体”指的是文章的体裁。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两书所说的“体”也是指的文章的体裁。

它或指文章风格。刘勰《文心雕龙·体性》云：“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这里的八“体”即文章的八种风格。盛唐殷璠《河岳英灵集序》云：“文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这里的“体”是对风格的又一种说明。此外，有以时代来说的，例如建安体、齐梁体、盛唐体，有以作家来说的，例如苏（武）李（陵）体、陶（渊明）体、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体等，都是就风格而言的。

它或兼指文章的体裁与风格。曹丕《典论·论文》云：“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至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这里的“体”不仅指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的体裁，而且兼指四科的雅、理、实、丽的风格。此种用法现代也有，例如鲁迅的杂感体（兼指风格的冷峻）、周作人的小品文体（兼指风格的冲淡）、朱自清的抒情文体（兼指风格的清秀）……

它或指文章的结构。陈骙《文则》云：“数人行事，其体有三：或先总之而后数之，或先数之而后总之，或先总之而后复总之”。这里的“体”指的是一种结构的方式。

它或指文章的修辞。《辞海》：文体是“修辞学用语，也叫‘语体’。为适应不同的交际需要而形成的语文体式”。此外，有的语言学者认为，文体是语言的领域现象，例如秘密语言、宗教语言、公务语言等。

文体的上述含义和用法：有的比较罕见，例如指文章的结构方式；有的为避免混淆，已另立名目，例如体性之“体”，自现代开始已改称为风格；当前特别纠缠不清的是语体和文体。语体，又

称辞体，是语言学者在研究修辞的时候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指的是适应不同交际的功能、不同题旨情景需要而形成的语言运用体系。这里包含着三层意思：第一，这体系是适应交际的对象、环境、目的、内容而产生的；第二，因而在语言运用上形成了一定特点（例如演讲语体的特点不同于谈话语体的特点，艺术语体的特点不同于科技语体的特点），于是，第三，这语言材料、语言手段等特点的综合就构成了语体。可见，语体侧重在语言修辞现象，而文体却侧重在文章的体式，二者有联系也有区别。但是因为语体学才开始崛起，处在起步阶段，有的学者（包括《辞海》编者）仍以“文体”称“语体”，这是需要仔细辨认的。

本书所说的文体指的是文章的体裁，即现代以来称谓的类型、类别、种类、品种、样式，和新近称的形态（这是一个输入不久的称谓，例如诗歌形态、长篇小说形态、童话形态等）。显然，这是一个类型学的概念，属于形式的范畴。形式有内在形式和外在形式：酒的瓶子、人的衣着服饰、文章的纸张墨迹，这是外在形式；酒的液体状态及其色香味，人的躯体，文章的语言体式，这是内在形式。文体是一种内在形式，是文章内在性质的外化形态，是作品存在的模式性格局，是写作实践中反复出现的、被遵从或恪守的文章类型。因此，它和西语“文体”(style，源于拉丁文style，笔尖)的笔调含义，并不是一回事。

文 体 类，就是一群在性质上相同或相似的事物。分类，就是按事物的性质分为一个个类群。文体分类，就是依据一定的标准把文章划分为一个个类群，或一个个文体。

之所以在“文体”之后添加上“分类”，一是因为文体是一个多义的概念，文体风格、文体修辞等，负载相当重，而科学的术语要求含义的单一明确，为区分计，就添加分类。这是现代以来逐步形成的、有着明确指向的含义，避免了相互的混淆，好象一个

姓张的家庭里，有几个孩子，为了区分，就要称之为张大、张二、张三。二是因为添加了“分类”，表明“文体”的研究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是包括了过程的而非仅是结果的。过去，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文体研究，主要是一种静态的客体研究，肖统《文选》多少类，姚鼐《古文辞类纂》多少类，注意力在文体类别上，但是为什么应该是这许多类，这许多类是怎么得来的，运用了什么分类标准和方法，却语焉不详，不甚了了。“文体”而“分类”，则包括了文体是分类的结果、分类是得出文体的过程，涵盖着从文章到分类、到文体，从文章到标准和方法、到类群这样一个整体的动态研究系统。显然，这不仅拓宽了文体研究的领域，而且也是一种文体研究方法上的突破。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可以分类。我们走进琳琅满目的百货商店，它是按货分类的，你需要什么，便可以走到有关的柜台前作专一的比较和挑选。我们打开一本讲植物的书，这里分门呀、纲呀、目呀，你需要知道某种花草或作物的特性，也就容易查看了解。这种生活的分类、科学的分类等等被普遍运用着，充斥在一切领域。分类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区别客观事物的一种基本方法。恩格斯在讲到自然科学分类的意义时曾经指出：“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①。扩大而言之，分类应该是认识各种自然的与社会的、物质的与精神的事物和现象的一个门径，一把锁钥，是研究各种事物和现象并获得进展的一个标志。同样，文章也可以分类。鲁迅说过：“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②。事实上，无论域外域内也好，过去现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60页。

②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

在也好，许许多多人都对文章作过分类，这是一个不可抹掉的客观事实，说明了文体分类始终是人们认识文章进而驾驭文章的一种需要、一个方法、一条途径。

~~~~~ 文体分类学 ~~~~  
文 体 分 类 学 的，《复旦学报》1981年第1期第一篇就是他的《提倡一些文体分类学》，认为：文体分类

“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学科”，“是适应多方面需要的”，“在学术研究上也有它的重要性”。在当今各种边缘学科不断涌现、多元分支学科应运而生的背景下，文体分类学跻身于群科林立之中，这似乎只是一门晚出的、新兴的、带有点赶时髦的学科，其实不然，它早就是一门古老的、悠久的、有着坚实而广泛基础的潜学科。

在中国，先秦的荀子已经说过“成文而类”的话。后来，文章的积累、分类就成了实际需要。魏晋南北朝时期，好多人出来给文章分类。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按照“文本同而末异”，给分了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之后，经由陆机《文赋》、李充《翰林论》、挚虞《文章流别论》，到刘勰《文心雕龙》，就发展和巩固了文类理论。《文心雕龙》共五十篇，有二十篇是专谈各类文体的，涉及三十四个体类（不包括杂文的十六个附类和书记的二十四附类等），它的意义主要不在于完备地罗列出了那时候各类诗、文的文体，尤为重要的是，它对每种文体大致都从四个方面作了论叙，即：原始以表末（探讨各体的源起与演变），释名以章义（解释各体名称的含义与作用），选文以定篇（选取各体的代表作品以示范），敷理以举统（指出各体的特点和写作方法），的确是“体大而虑周”的。倘若说，对于《文心雕龙》是否创立了一个文学理论体系这一问题，学术界还有不同的意见，尚在争议，那么，承认它归纳、综合、创造出了一个文体的研究体系，承认它是中国文体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总结和突破，承认它是中国“五四”之前

文体分类的总体或基本依据，这是一点也不为过分的。与《文心雕龙》为姊妹花、并蒂莲的是肖统《文选》。《文选》最大的贡献是把文类理论引进了总集领域，汇聚区分，有文必类，按类选文，自此一千五百多年来，总集和分类结下了不解之缘。历代的文苑、文鉴、文汇、文钞，直到清代姚鼐的《古文辞类纂》，都是依循着这一轨迹编纂的，从而吸引了众多文人注意分类，学习与研究分类，运用分类，并由此产生了在古代文论中占有相当比重的、闪烁着许多真知灼见的文类论说。

在外国，文体分类的源起更早，并且也是各个时期文论家倾心注意的问题之一。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诗学》开宗明义就谈了诗的艺术分类及其原则，认为它们“只是有三点差别，即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据此提出了文学的三分法，着重讨论了悲剧和史诗（《诗学》现存二十六章，酒神颂一类的作品，在古希腊大概认为是音乐，没有谈；喜剧大概因为书页的失散，现在也看不到对它的论述）。之后，亚氏的分类及其根据在西方一直被沿用着，“他的概念竟雄霸了二千余年”<sup>①</sup>。

亚氏开风气之先，后人纷纷而沿迹探讨。举要而言：贺拉斯的《诗艺》，波瓦洛的《诗的艺术》，都是采纳了亚氏的三类分而谈诗的；歌德和席勒曾经共同努力探讨过戏剧和史诗的本质，特别是歌德在《西东胡床集注释》中还设想把文学划分为清晰叙述、充满激情和个性活跃三种自然形式以与史诗、抒情诗和戏剧相对应；黑格尔进一步改造了亚氏的三类分。在《美学》中，他认为：史诗是客观性的文学，抒情诗是主观性的文学，而戏剧是表现了主观性和客观性统一的动作，他对诗的各类作了迄今为止最为邃密精微的论述；别林斯基则在《诗歌的分类和分科》里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对诗的三类作了通俗明朗的宣传。他们以及其他许多人

<sup>①</sup>车尔尼雪夫斯基：《论亚里斯多德的〈诗学〉》。《美学论文选》129页。

的分类学说都是文体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而丰富的文献。

照理说，中、外有这么多人注意和研究分类，留下了这么浩瀚的历史遗产，文体分类早该独立成学了，为什么姗姗来迟、直至当今才提出呢？原因很复杂，大致说来：(1)它与整个的科学的研究思潮有关。在一切科学领域里，生物学科的分类是最令人瞩目的了，自瑞典博学家林耐因把生物区分为动物界和植物界，之下又区分为门、纲、目、科、属、种等之后，推动了整个生物学的研究，然而，在过去的德国，生物分类学却被轻视或蔑视，认为不能和不必分类，使人失去对它的信赖和信心，造成了生物学科的某种衰退，而菲迪南·布鲁纳季耶企图从生物学角度为某些文学的演变确立一种固定程式遭到失败后，也使一、两代人很少敢涉足这个领域<sup>①</sup>。(2)它和世界文学思潮有关。美国的韦勒克、沃伦指出：自1840年以来是文学上的一个破格时期<sup>②</sup>，此间，激进的美学家克罗齐甚至认为划分文学类型是浪费时间，于是传统美学所界定的那些关于体裁的定义，受到了实践的冲击和挑战，许多雄心勃勃的作家都是自己规则的制定者，而毫不顾及文体分类。(3)它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关。近代，尤其是五四以来，中国的古典分类被否定，代之而起的是一种“绝端自由”的追求，认为“文学是没有一定体裁，有多少作品，就有多少体裁。文评家将文分为多少体类、再替各类定下某种体裁，都是自欺欺人的玩意”<sup>③</sup>，类似这种言论很多，这成了中国弥漫久广的思潮。(4)它和分类自身的状况也有关。中国古典分类往往分数十类、几百类，搞得琐碎碎，使人腻烦；外国的文类也被某些人任意糟蹋，弄得五花八门，使人无所适从；由此而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由于如

<sup>①</sup> 参见〔美〕乌尔利希·威斯坦因：《文学体裁研究》。《比较文学译文集》4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sup>②</sup> 韦勒克、沃伦：《文学概论》264页。

<sup>③</sup> 林语堂：《新的文评序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312页。

此等等原因，本来是一门早就有酝酿并早就该破土而出的学科倒反而晚出，迟迟未能形成。

尽管如此，许多有识见的学者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文体分类如果是合理的、实用的，亦即符合实际的，那么，它是特征，是规律，反是能给人自由的东西，而忽视规律最终会受到规律惩罚的。据此，他们不盲从，不趋时，不受干扰，不受冲击，仍然孜孜以求地探索着文体分类。1939年春末，在法国里昂召开的第三届国际文学史大会，文学类型就是它的主要议题；在东欧，1958年洛兹大学出版了波兰语期刊《文学体裁问题》，使文体分类冷落的状况得到了改善；美国芝加哥依利诺斯大学英语系创办的季刊《体裁》问世之后受到了更大欢迎；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改变了体裁在西方被忽略的地位，而予以肯定地专章讨论，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威斯坦因在《文学体裁研究》这篇论文的一开头就说：“与时期、潮流和文学运动等概念一样，体裁这个概念也会开辟一个极其富有成果的研究领域”，并多次称其为“文类学”<sup>①</sup>；这些都说明了文体分类独立成学已经提到了日程。在中国，远的不说，解放前，陈望道《作文法讲义》、叶圣陶《作文论》等，一方面清算古代分类“杂乱而琐碎”的弊病，一方面又提出了新的分类和分类标准，用以指导作文，解放初有朱星的《新文体概论》，之后，吴调公的《文学分类的基本知识》得到了多方的好评，不止如此，总结古代文体分类的论著也相继出版，例如许嘉璐的《古代文体常识》，褚斌杰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等。在当今，是这样的一种相悖相逆的势态：一方面有人主张自由创造，一方面有人主张规范指导；一方面有人认为文无定体，一方面有人认为大体应有；一方面有人鼓吹文体学之不能成立，一方面有人呼吁建立文体分类学甚至小说文体学、诗歌文体学，一方

<sup>①</sup>威斯坦因：《文学体裁研究》。《比较文学译文集》45页。